



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逻辑哲学论》
研究



韩林合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逻辑哲学论》 研究



韩林合 著

 商务印书馆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逻辑哲学论》研究 / 韩林合著. —北京: 商务
印书馆, 2016
(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ISBN 978-7-100-12338-9

I. ①逻… II. ①韩… III. ①逻辑哲学—研究
IV. ①B8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384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逻辑哲学论》研究
韩林合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2338-9

2016年7月第1版 开本787×960 1/16
201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48½
定价:126.00元

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出版说明

学术升降,代有沉浮。中华学术,继近现代大量吸纳西学、涤荡本土体系以来,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因重开国门,迎来了学术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在中西文化的相互激荡之下,中华大地集中迸发出学术创新、思想创新、文化创新的强大力量,产生了一大批卓有影响的学术成果。这些出自新一代学人的著作,充分体现了当代学术精神,不仅与中国近现代学术成就先后辉映,也成为激荡未来社会发展的文化力量。

为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所取得的标志性成就,我馆组织出版“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旨在系统整理当代学人的学术成果,展现当代中国学术的演进与突破,更立足于向世界展示中华学人立足本土、独立思考的思想结晶与学术智慧,使其不仅并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更成为滋养中国乃至人类文明的宝贵资源。

“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主要收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兼及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名著,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学和文艺理论等众多学科。丛书选目遵循优中选精的原则,所收须为立意高远、见解独到,在相关学科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专著或论文集;须经历时间的积淀,具有定评,且侧重于首次出版十年以上的著作;须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并至今仍富于生命力。

自1897年始创起,本馆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近年又确立了“服务教育,引领学术,担当文化,激动潮流”的出版宗旨,继上

2 出版说明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系统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后,近期又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等大型学术经典丛书陆续推出,“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为又一重要接续,冀彼此间相互辉映,促成域外经典、中华现代与当代经典的聚首,全景式展示世界学术发展的整体脉络。尤其寄望于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仅服务于当下学术,更成为引领未来学术的基础,并让经典激发思想,激荡社会,推动文明滚滚向前。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6年1月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世界结构之分析	28
一·一 世界、事实;逻辑空间、事态	28
一·二 基本事态和基本事实	36
一·三 对象	43
第二章 思想和逻辑图像论	67
二·一 思想的结构	67
二·二 逻辑图像论	68
二·三 思想的图像性质	79
第三章 语言结构之分析	83
三·一 基本命题	83
三·二 名称	93
三·三 名称和基本命题的先天形式	103
三·四 基本命题的图像性质	114
三·五 真值函项及其一般形式	124
三·六 命题的一般形式	156
第四章 命题的图像性质	193
四·一 逻辑对象批判	193
四·二 命题的图像性质	214

2 《逻辑哲学论》研究

四·三 逻辑图像论与赫兹的科学观·····	227
四·四 命题的真假两极性·····	231
四·五 语言表达式的所指、意义和理解·····	253
四·六 命题和名称的区别与联系·····	262
四·七 命题、逻辑位置和逻辑空间·····	286
四·八 命题的一般的语义形式·····	304
第五章 语言和世界的本质·····	308
五·一 命题和语言的本质·····	308
五·二 语言的本质与哲学误解、混淆和胡说·····	313
五·三 正确的概念文字与哲学误解、混淆和胡说之清除·····	341
五·四 日常语言、日常语言的本质和逻辑上完善的语言·····	368
五·五 世界的本质·····	373
第六章 逻辑·····	376
六·一 初始符号·····	378
六·二 形成规则·····	400
六·三 公理·····	403
六·四 推演和逻辑证明·····	410
六·五 逻辑与世界、语言和思想·····	438
六·六 “逻辑必须照料自身”·····	469
六·七 弗雷格和罗素逻辑观之批判·····	473
第七章 逻辑主义批判·····	487
七·一 逻辑主义·····	487
七·二 批判·····	498
七·三 数学的本质·····	523
第八章 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	529
第九章 神秘之域·····	551

九·一 神秘之域之设置·····	551
九·二 神秘之域之不可说性·····	608
九·三 维特根斯坦与神秘主义·····	614
九·四 维特根斯坦神秘主义观点之形成·····	622
第十章 哲学·····	662
十·一 哲学之不可能性·····	662
十·二 伦理学、美学和宗教·····	667
十·三 哲学:作为说明和职业·····	680
十·四 哲学与自然科学:罗素哲学观之批判·····	686
十·五 维特根斯坦与毛特纳·····	701
结束语·····	708
重要著作名称简写·····	720
论题索引·····	727
书目·····	736
后记·····	747
修订-完整版后记·····	750
附记·····	765

导 言

一 《逻辑哲学论》写作和出版情况简述

《逻辑哲学论》(*Logisch-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的写作和出版均有一部曲折的历史。

写作情况

《逻辑哲学论》是以若干本笔记(手稿)和打字稿为基础整理而成的。

1912年初,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年)再次来到剑桥,先是注册为三一学院的本科生,后成为高级研究学生,随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年)学习逻辑和哲学。1913年9月初,维特根斯坦到挪威专心从事思考和写作。至9月底他写出了一部关于逻辑的手稿。在9月20日写给罗素的信中他写道:

类型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想。这些思想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现在我总是有这样的感觉:我必死于能够发表它们以前。这种感觉一天天变得强烈起来。因此,我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可能早地向你传达我到现在为止所做的所有事情。不要以为我认为我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不能不有这

2 《逻辑哲学论》研究

样的感觉:它们能够帮助人们避免某些错误。或者我错了?如果是这样,请不要留意这封信。我当然无法判断我的思想在我死后是否值得保存下来。或许我思考这样的问题根本就是可笑之举。但是,如果是这样,请原谅我的愚蠢的举动,因为它不是一种肤浅的愚蠢之举,而是我所能做出的最深刻的愚蠢之举。我意识到,我越往下写越不敢说出我的目的了。但是,我的目的是这样的:我想请求你允许我尽可能早地与你会面,并且给我以足够的时间,以便向你概要地描述我到现在为止所做的事情的整个范围;如果可能,请让我当着你的面给你做些笔记。……我知道,向你提出这种要求可能既狂妄又愚蠢。但是,我就是这样的人——随你怎么看我都无所谓。(CL 39—40)

10月2日,维特根斯坦回到了剑桥。随即他便向罗素解释他的思想。但是,罗素发现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不是很容易理解,并且他也难以一下子记住他所说的东西。于是,他找了两个速记员帮忙。维特根斯坦先后以英语和德语向他们口授了他的思想的摘要。同时,他还以英文向罗素口授了他在挪威所写的手稿中的一些内容,罗素做了记录。10月10日,维特根斯坦离开剑桥,返回挪威继续其思考和写作。回到挪威后,他从他已经写好的德文手稿中节选出了一些部分寄给罗素(参见CL, LW-BR [29.10.13], p. 46)。它们与他此前在剑桥向罗素口授的部分手稿合在一起组成了所谓“手稿一”、“手稿二”、“手稿三”和“手稿四”。在维特根斯坦走后,罗素找人将他的速记摘要打印出来,并于1913年冬至1914年春期间将维特根斯坦寄给他的全部手稿译成英文。这个摘要和四份英文手稿合在一起被称为“逻辑笔记”(Notes on Logic)(在冯·赖特(G. H. von Wright)的维特根斯坦遗著编号体系中被称作打字稿201a号)。在此期间,罗素还重新排列了这些材料的顺

序,并给每一个主要的部分都加上了标题(在冯·赖特的维特根斯坦遗著编号体系中被称作打字稿 201b 号)。1914 年,罗素将经他整理的“逻辑笔记”送给了考斯泰罗(J. J. Costello),因而后来冯·赖特将其称为“考斯泰罗本”。前一种未经整理的形式被称为“罗素本”,现保存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McMaster)大学罗素档案馆中。在维特根斯坦逝世后,考斯泰罗本“逻辑笔记”先是于 1957 年发表在《哲学杂志》(*Journal of Philosophy*)第 LIV 卷上,后作为附录 I 于 1961 年发表在《笔记:1914—1916》(*Notebooks 1914—1916*)第一版中。在《笔记:1914—1916》1979 年第二版中,罗素本取代了考斯泰罗本。

回到挪威后,维特根斯坦继续进行卓有成效的逻辑思考和写作(或许还是在同一本笔记中)。1914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4 日,穆尔(G. E. Moore, 1873—1958 年)来访。维特根斯坦让穆尔看了他到目前为止所写的德文手稿(在此,值得指出的是,作为“逻辑笔记”和“向穆尔口授的笔记”的基础的这部德文手稿——或者说,这本笔记——已佚),并以英文向穆尔口授了其中的最新的成果。后来,穆尔的笔记(在冯·赖特的维特根斯坦遗著编号体系中被称作口授笔记 301 号)以“在挪威口授给穆尔的笔记”(Notes dictated to G. E. Moore in Norway)的名称(穆尔给予它的名称是“维特根斯坦论逻辑,1914 年 4 月”(Wittgenstein on Logic, April 1914))作为附录 II 于 1961 年发表于《笔记:1914—1916》第一版中。

穆尔离开以后,维特根斯坦继续其手稿的写作。但是,似乎成果甚微。在 1914 年 5 或 6 月份写给罗素的信中,他写道:

……我的工作在近 4 至 5 个月期间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现在我又处于疲倦的状态,既不能工作也不能向你解释我的工作。
……这样的状态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此后我的工作才会有所进

展。(CL 87)

在此期间,在他所住的旅馆附近的湖边山腰上建了一所小木屋。

1914年6月底7月初,维特根斯坦回到奥地利度假。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爆发。7月28日,奥匈帝国正式向塞尔维亚宣战;8月6日,向俄国宣战。8月7日,维特根斯坦作为志愿兵参加了奥匈军队。随即随(炮兵)部队开往处于奥俄边境的克拉科夫(Krakau)。8月9日,维特根斯坦便开始了其战时笔记的写作。开始两周的笔记只有私人性部分(以密码的形式写出^①),哲学性部分始自于8月22日。至是年10月30日,他写满了第一本笔记(在冯·赖特的维特根斯坦遗著编号体系中被称作手稿101号),并即刻开始了第二本战时笔记的写作。在12月份给罗素的信中他写道:

如果我死于这次战争中,那么我会让人将我以前给穆尔看的那本手稿和我现在在这次战争中已经完成的一本手稿一并寄给你。如果我还活着,那么战后我会到英国向你口头解释我的工作——如果你认为这样做合适的话。(CL 91)

从1914年12月9日开始,维特根斯坦被分配到所属部队总部的一所车间工作。在这里他享受到了相对安全和舒适的工作环境。至1915年6月22日,维特根斯坦完成了第二本笔记(在冯·赖特的维特根斯坦遗著编号体系中被称作手稿102号)的写作。在此后一段时间中,维特根斯坦所做的哲学方面的工作具有总结性质。这点可以从他1915

^① 维特根斯坦所使用的密码非常简单。只不过是按照相反的顺序使用字母表中的字母而已。如以z代替a,b代替y等等。

年10月22日写给罗素的信中看出：

在过去一段时间我做了相当多的工作，而且我认为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现在，在此我正在从[我所写的]所有东西中进行摘录，并将所摘录出的东西以一本论著(*Abhandlung*)的形式写下来。在给你看这些东西之前，我绝不会出版它们。但是，这当然只有在战争结束后才有可能。不过，谁也不知道我是否会活到那一天。假如我到那时已经死了，那么请让我的家人将我的所有手稿——包括最后的摘录(*die letzte Zusammenfassung*) (一系列散页，用铅笔写的)——寄给你。要理解所有这些东西你或许得做出一些努力，但是请不要因此而被吓倒。(CL 103)

这个用铅笔写的由散页构成的摘录稍后被整理进一本笔记之中。维特根斯坦的摘录基础是他到那时为止所写的所有笔记——包括两本战时笔记即手稿101和102号，在挪威给穆尔看过的那部手稿。这种总结工作于1916年3月下旬暂告一段落。这时，他再度被派往前线。

1916年3月底，维特根斯坦开始写作第三本战时笔记(在冯·赖特的维特根斯坦遗著编号体系中被称作手稿103号)。不过，4月15日以前的笔记只含有私人性质部分。哲学部分的笔记是从4月15日开始的。9月份，维特根斯坦回到维也纳休假。在休假期间，他着手从他所写的东西中整理打字稿(部分以向打字员口授的形式)。他可能打印出了两部打字稿。打字稿的基础是他到目前为止写的所有手稿(笔记)——挪威手稿、手稿101、102、103(部分)、(以散页和笔记本的形式出现的)摘录。

秋季休假结束后，维特根斯坦于9月下旬到摩拉维亚(*Moravia*)的奥尔姆兹(*Olmütz*)军官学校接受训练。出发前他随身带有未完成的手

稿 103 号和在维也纳整理出一份打字稿；此外，或许还带有其他手稿——比如在 1915 年 6 月至 1916 年 3 月中旬所做的那本摘录或论著。在受训期间，维特根斯坦继续其 103 号手稿的写作，同时对所带的手稿和打字稿进行修改和补充（以附加手写稿纸的形式）。整个 12 月份他只写了一则笔记（2 日）。圣诞节前夕，维特根斯坦的受训结束。在维也纳作短暂停留后于 1917 年 1 月 9 日返回前线。在此期间，他继续写作 103 号手稿。不过，所写的内容非常有限。103 号手稿的私人性质部分在 1916 年 8 月 19 日就结束了。哲学部分结束于 1917 年 1 月 10 日。

101、102 和 103 号手稿的哲学部分于 1961 年以《笔记：1914—1916》的名称出版。其中的私人性质部分因各种原因迟迟于 1991 年才得以正式出版，名称为《私人笔记：1914—1916》（*Geheime Tagebücher 1914—1916*）。

接下来的叙述涉及冯·赖特编号体系中的手稿 104 号。1965 年 9 月，冯·赖特在维也纳发现了维特根斯坦的一本重要的手稿，它是用铅笔写成的。所用笔记本的尺寸为 $20 \times 24\frac{1}{2}$ 厘米，硬皮，用深绿色条格亚麻布装订。该手稿主要由两个部分和一个前言组成。第一个部分（第 3 页至第 103 页正数第 11 行以前），也是最长的部分，本身构成了一部独立的著作。冯·赖特认为它构成了《逻辑哲学论》的初稿，因而将其命名为“Prototractatus”（意即《〈逻辑哲学论〉初稿》）。第二个部分（第 103 页正数第 12 行以下至第 118 页）则是对 Prototractatus 所包含的内容的进一步的补充和解释。除极少数例外之外，出现于这部分中的诸论题^①与《逻辑哲学论》中的诸相应论题具有相同的数字编

^① 我们将《逻辑哲学论》中的一个特定数字编号后的诸段落合在一起称作一个“论题”（These）（也可以像维特根斯坦自己或冯·赖特那样称其为“评论”（Bemerkung, remark））。

号。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表述形式也是相同的;所存在的差异不具有重要意义。

在该手稿的最后(第 119 页至第 121 页),有一个前言。它与《逻辑哲学论》的前言的区别是:没有给出日期和地点;在结尾处多出了一段话。这段话是这样的:

谢谢我的叔叔保尔·维特根斯坦(Paul Wittgenstein)和我的朋友伯特兰·罗素先生给予我的热情的鼓励。

由于该前言必是在第二部分完成之后写的,所以它不可能是专门为 Prototractatus 而写的。

Prototractatus 含有的 31 个完整的论题、2 个论题的一部分以及 6 个未加编号的段落未出现于《逻辑哲学论》之中。但是,另有一个未加编号的段落也出现于《逻辑哲学论》之中。在 Prototractatus 与《逻辑哲学论》的相应论题之间,大致有 400 处用词上的差异。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差异是不重要的。除用词上的差异外,还有思想的排列形式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有时是很重要的。^①

整部手稿 104 号的首页只含有这样一段话:

将我的其他手稿中的所有好的命题加于这些命题之间。数字表明了诸命题的顺序及其重要性。因此,5.04101 跟在 5.041 之后,5.0411 跟在 5.04101 之后,并且比它重要。

^① 关于 Prototractatus 与《逻辑哲学论》之间的详细的对应与区别,请参见 PTT 241—

出现于第一句话中的“这些命题”一语所指的大概是手稿正文第一页（手稿页数为第3页）上的诸命题，它们构成了 Prototractatus 的“骨架”。

手稿的接下来的一页是标题页，所用标题为：Logisch-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再接下来的两页分别为题献页和警句页。内容与《逻辑哲学论》相同，分别为：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朋友大卫·平森特^①

警句：……人们所知道的所有东西，人们所听到的所有东西，如果不止是雷鸣声和海啸声，均能用三句话说出来。——逊伯格^②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 Prototractatus 的外表结构和写作过程。从外表结构上看，Prototractatus 是由三个大单元构成的。第一个单元为第3页至第71页正数第4行以前；第二个单元为第71页正数第5行以下至第78页倒数第4行以前；第三个单元为第78页倒数第3行以下至第103页正数第11行以前。在这些单元之间各有一条横线将它

^① David H. Pinsent, 维特根斯坦最为亲密的朋友。1918年5月死于一次飞行事故。维特根斯坦7月份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几近自杀。在写给平森特母亲的信中，维特根斯坦动情地写道：

大卫是我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朋友。我的确认识许多与我同龄的年轻人，并且与其中的一些具有不错的关系，但是只有在他身上我才发现了一个真正的朋友。和他一起度过的时光一直是我生命中最好的部分。对于我来说，他既是弟弟又是朋友。（*A Portrait of Wittgenstein as a Young Man*, From the Diary of David Hume Pinsent 1912—1914 (Oxford: Blackwell, 1990), pp. 108—109)

1920年8月6日，维特根斯坦在给罗素的信中写道：

天天想念平森特。他带走了我的生命的一半。其另一半将被魔鬼取走。（CL 161）

^② F. Kürnberger, 小品文作家和文学批评家。

们彼此分开。这样的横线似乎具有这样的重要意义：它标志着一个写作过程的结束。由此，我们可以将 Prototractatus 的写作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在上面我们曾经提到，维特根斯坦在 1915 年 10 月 22 日曾经写信告诉罗素，他那时正在从他此前所写的所有手稿中进行摘录，并将它们写成一部论著的形式，而如果他在战争期间死了，那么罗素将会收到他的“最后的摘录”。这个论著或摘录先是用铅笔写在散页上，然后又整理进一本笔记中。实际上，这个笔记本极有可能就是记载 104 号手稿的那个笔记本，而其所记载的内容——那部论著或最后的摘录——极有可能就是 104 号手稿的雏形，即其第 3 页至第 70 页倒数第 3 行以前的内容。从内容上看，这种猜测也是非常合理的：104 号手稿第 3 页至第 70 页倒数第 3 行以前只包含维特根斯坦 1915 年 6 月底以前所写的笔记（手稿）——作为 1913 年“逻辑笔记”和 1914 年“在挪威口授给穆尔的笔记”的基础的那本德文原稿，前两本战时笔记——中的内容。因此，Prototractatus 第一个单元的主体部分（第 3 页至第 70 页倒数第 3 行以前）应该写于 1915 年 6 月底至 1916 年 3 月下旬。

Prototractatus 第一个单元的另一部分（第 70 页倒数第 2 行以下至第 71 页正数第 4 行以前）共有 5 个论题。它们必写于 1917 年 6 月以前，因为在他姐姐海尔米·维特根斯坦（Hermine Wittgenstein）此时写给他的一封信上，维特根斯坦写上了这样一句话：

Wörter man nicht reden kann, darüber muss man schweigen.

（对于不可说出的东西，人们必须以沉默待之。）

这句话似乎是对出现于 Prototractatus 第 71 页第 3 和第 4 行上的论题 7 的一种修正：